



儿子的拥抱

□王小平

清晨四点五十分，儿子轻手轻脚地推开我的房门，收拾着他的行李。我调好的凌晨五点的闹钟，还没派上用场。台灯的光晕勾勒出他专注的侧脸。这一幕，恍然与四十多年前父亲送我上学时的清晨重叠。

那年我十二岁，父亲天不亮就起来帮我收拾行李。木箱里装着母亲准备的衣物，被褥也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父亲将扁担搁在肩上，两头分别挂着木箱和被褥，我背着书包跟在后面。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曲曲弯弯，父亲走得稳健，我却时不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晨露打湿了裤脚，山间的雾气缭绕，父亲的背影在雾中若隐若现。

到了学校，父亲帮我铺好床铺，将木箱里的东西一一归置妥当。他站在宿舍门口，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好好读书”，便转身离去。我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围墙外，那时还不懂得，一个父亲转身时的那份担心与不舍。毕竟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自在外面上学。

如今轮到我送儿子上学。从小学到大学，每一次送行都是一场郑重的仪式。行李箱从最初需要我帮忙提，到现在他自己轻松推着；身高从够不着我的肩膀，到现在已经高出我半个头。每一次送行，都是见证他成长的时刻。

机场的灯光通明如昼，儿子推着行李箱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的步伐稳健有力，背影挺拔，已然是个成熟的大人了。要过安检时，他突然转身给了我一个拥抱。这个拥抱虽来得突然，却温暖得让人眼眶发热。我想起他小时候，总是要我抱，现在轮到他来抱我了。

他过了安检，回头望了一眼。我们隔着人群相视而笑，那一刻，仿佛时光静止。四十多年前父亲送我上学时的那个清晨，

四十多年后我送儿子上学时的这个黎明，都在这一刻重叠。原来，送学不仅是送别，更是一种传承，是父爱无声地延续。

候机大厅的玻璃幕墙外，晨光熹微。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当年父亲送我上学，为我打开认识世界的大门；如今我送儿子远行，也是在送他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父爱就是这样，既希望孩子展翅高飞，又忍不住想多送一程。

飞机起飞时，我站在观景台上，看着那架载着儿子的银鹰冲上云霄。晨光中，我仿佛看见了四十多年前父亲送我上学时的背影，看见了他转身时眼中的不舍，看见了他走出校门时微微佝偻的肩背。原来，父爱从来都是一样的，只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才真正懂得。

回家的路上，我特意绕道经过儿子曾经就读的学校。校门口，一位父亲正在帮孩子整理书包，那熟悉的场景让我驻足良久。我知道，这样的送学还会继续下去，又一个孩子的拥抱也会如约而至。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一袋麦种

□刘茂平

看着开着盖子的柜子，原来，柜子里面的麦种不见了！剩下那个被咬得稀烂的帆布口袋，麦种几乎一粒不剩。父亲连忙把柜子移开，发现柜子背面的木板掉了一块，“该死的耗子！”父亲嘴里不停地骂着，脸色铁青，气得直跺脚，母亲也急急地说道：“平时没听见耗子啃柜子的声音呀，木板怎么会掉呢。”

老鼠也许吃腻了堆在屋角的红苕，盯上了这点细粮。一家人都着急万分，心情很糟糕。那个年代种子是非常珍贵的，多是自繁自育，上一年留足下一年的种子，市面上连粮食都买不到，更不用说买种子了。

左思右想，父亲突然想到种子一定被老鼠储存在老鼠洞里，“快找老鼠洞。”他说着便拿起锄头沿着墙根地脚石有缝隙的地方挖起来，屋内地面是泥土地面，只是夯得紧实，挖着比较吃力，父亲仔细挖完一间屋，终于在第二间屋地脚石旁的鼠洞里发现了一些麦种，全家人顿时兴奋起来，都赞许父亲的做法万分正确，一起顺着墙角挖鼠洞，终于在另外两个鼠洞又找到了麦种，劫后余生的麦种被收进撮箕，端在手里仿佛端着金子一般。大半麦种被找回，小半麦种被老鼠消化掉了，困难时期，连老鼠都懂得粮食要省着吃。

麦种失而复得，墙根挖坏了又重新补上，左邻右舍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都把自家的麦种匀出两把给我们，父母感激不尽，说等明年收了麦子，一定要加倍奉还。麦种被播在一行行土窝里，浇上猪

粪，父亲每天都蹲在地里观察麦种的发芽情况，那几天他都睡不好觉，担心那些被老鼠咬过的种子不会发芽。几天过后，地里的麦种开始发芽，稀稀疏疏露出了尖尖角，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虽然有些种子没有出芽，但父亲很自信，他说只要肥水施多些，开了春，小麦分蘖强，也不会影响产量。山坡上的寒风呼呼地吹，父亲的脸上绽放着难得一见的笑容。

第二年立夏时节开始收割小麦，家家户户总是忙忙碌碌收获着希望。小麦用石磨磨成面粉，用老盐菜煮面块，与平时吃的红苕片相比，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现在农民都免交公粮，不再年年为粮食发愁了。

若干年后，人们还会记得那风吹麦浪的原野和父亲鼠洞夺粮的故事吗？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理事)



山居岁月

□胡琼方

车行至山脚便再难向前，余下数里需徒步穿行。芦苇如云似雾漫过小径，露水与草叶沾染我一路，偶逢蛛丝扑面，仿佛耳鬓厮磨。挽起湿答答的裤脚与衣袖，步履间竟生出“带月荷锄归”的闲散意趣。

未及村口，便闻到柴火的暖香，腹间瞬时涌起几分饥饿感。寻一块青石席地而坐，剥开路上采的野果——八月炸的软糯裹着清甜，猕猴桃的酸涩透着新鲜，满满都是儿时的记忆。称不上珍馐，却最触动情怀。望着远处升起的袅袅炊烟，起身继续向村落走去。

刚至院外，便见阿姨正弯腰掐葱，她瞥见我，立刻放下手中家什，笑着迎上来，絮絮地问着路上光景。随她步入堂屋，阿猫阿狗围着脚边打转，雀跃着像是迎接许久未归的故人。我凑到厨房柴火旁，捻去裤管衣角沾着的鬼针与苍耳子——这些小生灵一路追随于我，此刻却被我无情地推向火坑。正觉不忍，转念又想，也许这也是一场浴火涅槃。于是，我抛掷它们的

动作，多了几分凛然，它们的跳跃，便多了几分悲壮。而那噼啪作响的柴火声，便如同这一生的嬉笑怒骂，经历后，才更能体觉出个中滋味。

午餐是盼了许久的野蘑菇鸡汤，金黄油花浮于汤面，轻轻撇去，是城市里喝不到的鲜润熨帖；蒜苗炒腊肉，油脂浸润着蒜苗的辛劲，每一口都值得回味；还有嫩嫩白白吹弹可破的石磨豆花，蘸一碟自制辣酱便足够销魂。阿姨坐在对面笑：“这些菜我早吃腻了，知道你爱，才特意做的。”

大快朵颐后，搬一把竹椅在院中晒太阳。抬眼望去，满院都是好景致：院后竹林葱葱，风过处沙沙作响；院旁橘子树、柚子树、柿子树、石榴树挂满果实，沉甸甸坠着秋意；花草循着时节生长，该开的恣意绽放，该谢的从容凋零；院前小塘边，小鸡啄食，鸭鹅戏水，溅起细碎的水花。远处青山连绵，与眼前的屋舍、草木、生灵交织，恰似一幅缓缓铺展的水墨山居图。

此次来，是想小住三两日，抛却俗世

杂事，寻一段清静时光。阿姨端来一篮橘子，果皮带着山野的清新，剥开青黄间杂的素衣，橘瓣的酸甜便弥漫开来。连装橘子的竹篮都合我心意——竹编纹路疏密有致，经岁月摩挲得温润如玉，像裹了层淡淡的包浆，伸手触之，满是时光的厚重感。我向来偏爱老物件，山村里目之所及皆是，它们中许多都比我年长，待之便如对长辈，满心都是敬意。

山家无甚珍奇，却藏着数不尽的清供。这季节里，糖炒板栗的甜香、炭火烤银杏的酥脆、柿子干的软糯、红薯干的绵密，还有新鲜的盐水毛豆与炒花生，都是最接地气又最暖人心的味道。

小住的这几日，在晒晒、洗洗、弄弄中，我又品味到了人生极尽婉转的细水长流。眼观山色，耳听风吟，鼻嗅着香，舌尝野味，身沐暖阳，意随云游——声色香味触法皆入心怀，倒似一场心无挂碍的洗涤，寻得了久违的观自在。

(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短诗一束

□付彬

青春

青年把花朵揉碎
抛向空中 高喊
这就是青春！

老人把花瓣
捧在手中 叹息
这就是青春……

保温杯

外表虽然冷漠 内心却
保持着温度

有人拧开杯盖
“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热！”

洋芋

在土里种下一颗洋芋
好比在内心 埋藏一粒金子

一个个 小小的地雷
将爆炸出一个春天

洋芋洋芋
丰富的淀粉让我结实
朴素的思想
我却至今没有消化

两条鱼

夜深黑
小侄儿让我
用手机电筒
照亮院子里的水缸
看两条鱼
一条红色 一条黑色

寻找半天
只见一条红鱼
孤单的游着
“有两条”
小侄儿肯定地说
“光下面的影子，就是黑鱼”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诗词学会会长)

流萤

□兰子龙

当夜幕降临大地时
你提着灯
寻找那片天然净水
像是寻觅遗失的梦
只为回到故乡

流萤飞舞，星光点点
像夜间的幽灵一般，游荡
哪里才是你要去的地方
那些回不去的曾经
成了遥远的传说
只能在记忆里，反复发酵
成为梦魇中的呓语

异乡的我，如同流萤一样
找不到依靠，总在夜深人静
才能将忙碌的身心，歇下来
于梦里，追寻久违的故乡

借由流萤的微光
照亮乡梦的路
把所有的疲惫都忘却
哪怕是天涯海角
也想，叶落归根

(作者单位：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